

窗口怪人
第6話
一半人口

公元前未知年份:上帝創造了男人和女人。

19世紀:第一波女權運動開始, 為女性爭取社會和政治權利。

1831:密西西比學院成為第一所對女性開放的學院。

1949 年:*Simone de Beauvoir* 出版了《*The Second Sex*》。

1960 年代:第二波女權運動開始, 取用學術方向。

1990 年代:第三波女權運動開始。

2027年9月30日, 樹仁大學教室:

“現在, 在我們討論了女性對科學、技術和科幻世界的貢獻之後,” Mike Resnick教授在上課, “現在讓我們看看女權主義和科幻小說是如何相滙的。 我們有兩個短篇小說 “The Women Men Can’t See”和“Out of All Them Bright Stars”。要了解這些故事, 你首先需要了解父權制度。看, 女性一直被男性壓制。就像我們在課堂中提到的那樣, 女性在科學中被視為有缺陷, 扮演著次等角色, 她們在各個領域的努力都大大被男性所掩蓋。太空旅行為女性打開了新的窗口, 讓她們知道地球之外還有其他世界, 而這可能是她們的機會, 去尋找可能不那麼父權制的世界。”

“讓我們說快點吧, 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我們可能會在下星期繼續。無論如何,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The Women Men Can’t See”。要了解男性看不到的女性, 我們需要將男性能看到或對女性的期望進行比較。女性被賦予了很多期望或刻板印象。飛機下墜粉碎, 看第 255 頁, 主角Don預計她們會尖叫和恐慌。然而, 這些女人卻出奇的冷靜。在這裡, 第 257 頁, ‘我身後的女人沒有發出聲音。我回首看看, 發現她們已經用頭頂著外套brace brace了。男人會期

望女人柔軟、虛弱和情緒化，依賴男人。然而她們不是，即使面對危險，她們也很冷靜。當她們在野外時，不像Don期望的那樣抱怨，女人“are sane as soap”。現在這些是男人看不到的女人。男人會期待自己是在保護女人等等，但這裡的女人不依賴男人，她們是獨立的。另外，請參見第 260 頁，Ruth和她的女兒堅持睡在外面，而男人們則睡在裡面。就像Don抱怨的那樣，‘我們這些危險的男性會躲在潮濕的小屋裡。透過風，我聽到女人們不時輕聲笑著，顯然在寒冷的棲息地裡很舒服。’這可能與‘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有些相違。這與傳統的女性相反，呆在外面，守護著男性。讓我們看看，跳幾頁到 268 處，Ruth把女兒Althea留給了船長。Don想像船長和女兒發生性關係……留下這幾頁你們自己讀吧。奇怪地，關心女兒的是Don，而不是Parsons夫人。後來透露，這次旅行應該是Althea的配種之旅，以選擇她的性伴侶。現在，通常男性會期望女性弱小而被動，等待男性選擇。但這裡情況發生了逆轉，女性是活躍的。這無疑是在傷害男人的尊嚴。女人是獨立的，不需要男人，自己選擇男人。這是男人看不到的人，打破了男人對女人的刻板印象。”

“現在讓我們仔細看看Ruth是如何談論女權主義的。她指出，第 271 頁，‘女性可做的就是生存。我們生活在你的世界機器的縫隙中，女性需要降低自己的水平才能在男性中生存’。在這裡，‘女人沒有權利，Don，除非男人允許我們。男人更具侵略性和權力，他們掌控著世界。當下一次真正的危機讓他們心煩意亂時，我們所謂的權利就會像煙一樣消失。我們將回到我們對男人是甚麼：財產。任何問題都將歸咎於我們的自由，就像羅馬的陷落一樣。你會看到的。除了那些男人允許的以外，女人沒有權利。所謂的解放是行不通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男性世界。現在我記得這裡有一句話說除非我們改變世界，否則我們無法改變父權制。我忘記了頁碼，可能是272。這是激進的女權主義觀點，如果你不能改變父權制度，你就改變整個世界。她確實提到‘有時我想我想去……很遠。’這是第 270 頁，稍早一點。在女性看來，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希望了。”

“現在我們已經確定這個世界上女性沒有希望，讓我們談談外星人。正是從第 275 頁開始，出現了外星人。再看第 277 頁，Ruth 跑向他們，大喊‘帶上我們。請。我們想和你一起去，離開這裡’，他們堅持說，‘請帶上我們。我們不介意你們的星球是什麼樣子；我們會學習——我們會做任何事！我們不會造成任何麻煩。請。哦，拜託了。’現在女性願意去外星人的世界，這表明任何地方都比現在的父權世界更好。這就像，你的住處周圍沒有什麼好吃的，所以你如此絕望，去很遠的地方旅行，希望能找到好吃的食物或不那麼糟糕的食物。從太空旅行和女權主義來看，地球以外的世界意味著女性可以找到解放的希望。”

“現在讓我們看 Nancy Kress 的‘Out of All Them Bright Star’。在我們談論外星人之前，我們需要先談談男性，Charlie。這篇真的很短，5 頁。然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占主導地位的女權主義，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男人很粗魯。在這裡，第 649 頁，‘Charlie 衝出廚房，Kathy 就在他身後。他的一隻手還拿著賽車表格，就像他一直在研究 Trifecta 一樣，他直接推她到吧台上，看起來又紅又氣。’男人也不友善，說 Charlie 是，‘惡霸，有渣男的感覺’，同樣進入第 652 頁，一個惡霸。如果女性需要在男性的世界中生存，她們就需要扮演弱者。在這裡，第 651 頁，‘從 Charlie 那裡得到東西的唯一方法是讓他在我的身上打一下，然後在我情緒低落時問他。當我情緒低落時，他會給我任何東西。如果他認為我處境比他好，他就會給屎我。’正如之前的故事所說，女性只能生存。如果男性對女性不滿意，他們會虐待她們、打她們並傷害她們。第 649 頁，‘有一次我看到 Charlie 用力推他的妻子，她摔倒在地，撞到了她的頭，不得不縫四針。是我把她送到了急診室’，是那個站在一起的女人，一個反對父權的姐妹情誼。”

“現在我們看看外星人。我們可能期望外星人懷有敵意，會把我們炸成碎片。但不是在這裡。見第 647 至 648 頁，在我們知道他的名字後，外星人的代詞從“它”變為“他”。外星人很

有禮貌，他說‘我可以來份蔬菜沙拉嗎？可以不下沙拉醬嗎？’與惡霸Charlie形成了巨大的對比。外星人也有名字，John。在這裡，第 648 頁，‘John用他的嘴發出一些聲音，我感覺自己的嘴張開，因為他根本不是說一個詞，這是一種美妙的聲音，就像一隻鳥叫，只是更悲傷’，陌生，但並不奇怪。當我們認為他們是邪惡的時候，他們也會表現出友善，John說，‘我很少有機會向一個普通的地球人表現出我們的友善。我的影響很小！’互動也很不錯，第 650 頁‘他只是在Charlie擠壓的地方碰了我的胳膊，只是用其中一隻手的手掌碰了碰它。而且手掌一點也不粘——乾的，有點涼，我不會跳或什麼的。’總括然而，外星人比人類好太多了。現在讓我們猜猜為什麼Sally在故事的結尾如此憤怒。任何人？”

我們保持沉默，仍在理解段落。

“John向她展示了世界可以變得更美好，男性和女性可以有禮貌、平等，然而那個世界不屬於她。除了依賴Charlie，她什麼也做不了。這就是你知道會有更好的世界，但你卻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像，在你知道有 A5 和牛之後，知道你的一生，你本可吃更好的牛肉。這是科幻小說中的女權主義。特別是在太空旅行中，它為可能存在非父權世界，為女權主義開闢了新的機會。課堂結束。”

“真是太有趣了！”Alex 在我們 5 點 30 分左右到達宿舍時表示。

“關於女性在技術科學中被遺忘的角色？”我說。

“關於女性將如何尋找另一個世界，因為我們的世界不適合她們。”Alex回答說：“是的，我也對女性在技術科學中的實際貢獻感到興奮。”

“你知道，這讓我想起一件事，”我說，“我想問你很久了。你是一個人工智能。你怎麼是男的？”

Alex興奮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電影中描繪的人工智能總是女性。*Ghost in the Shell*所有版本、*Blade Runner*、*Aleta: Battle Angel*、鋼鐵俠3之後的電影，除了星球大戰中的

C3PO。即使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喜歡 AI 是女性。所以是的，我想知道為什麼我是[他往褲子下面看]，一個男性。下次我一定要問我父親。”

“但我們的世界是否如此糟糕，以至於女性不得不尋找另一個世界？”我大聲地想。

“嗯，” Alex說，“女性很少是大多數電影的主角。她們大部分時間都是配角，愛上男主，從來不是主角，除了星球大戰的後傳。Daisy Ridley的劇本寫得很糟糕。”

“你們世界的女人就這麼低人一等嗎？” Bobby從他的收音機轉向我們。

“哦，對啊，”我突然想起來，“Bobby不是地球人。你們世界中的女性與我們的不同嗎？”

“你還記得我 Meander 求我關於窗口的事但失敗了嗎？在我的世界裡，女性是顯赫的人物。典型的家庭單位由一位年長的女性統治。女人照顧孩子，種植食物和打理家裡的一切。16歲時，雌性選擇附近家庭的雄性交配。他們可以從雄性到雄性進行選擇，從幾個雄性中生出後代。然後女性負責提供和撫養家庭中每個孩子。這是每個人都想要的最有聲望的工作。相反地，男性只助於形成新生命，一旦年輕男性接手，他們就會失去價值。到了 32 歲，男性無法再提供健康的孩子時，他就被拋棄了，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四處遊蕩。”

“聽起來對女性來說是一個美好的世界，” Alex評論道。

“哦，這讓我想起了，”我拿起袋，“今晚，Meander 正在採訪一些女權主義人士。我還是走吧。Bobby，給我窗戶開著好嗎？”

“應該是‘Bobby，窗戶給我開著好嗎？’不，我不會，”他糾正了我。

很快我就到了維多利亞港附近 Meander 的工作室。她兼職擔任廣播節目“人民”的主持人。每個人都就位。上一個節目開始時，監製倒數計時。還有五...四...三...二...一...節目開始。

“晚上好，女士們，先生們，歡迎收聽‘人民’，您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神。我是您的主持人，Meander Lee。最近，全世界都看到了女性在女權主義問題上的發聲。隨著世界慶祝阿富汗

第一位女副總統就職，這是我們更多地了解我們一半人口的最佳時機。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請來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兩位女權主義者，Elnaz Shah，她是 *Robotic Breeding*《機器人育種》、*Mothering in a Coppershell*《銅殼母親》和*Bodiless Females*《無體女性》的作者。”

“很高興來到這裡，” Shah 女士打招呼。

“還有《20 年代翻譯》、《我們看不到的一面：男性世界中的女性翻譯》的作者，《The Second Sex》最成功的翻譯，女權主義翻譯家 Harriet Mok。”

“觀眾們晚上好，” 莫女士打招呼。

“女士們，” Meander 繼續說，“我其實是你們的忠實粉絲！我讀過你的很多作品！想當年如果我的英文公開考試更好，我會修讀英國文學和性別研究。無論如何，女權主義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只是為了向我們的聽眾介紹一些概念，為什麼女權主義和性別研究值得如此關注？”

“我很高興在這裡見到粉絲，Meander，” Shah 女士說。“我們希望觀眾知道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生為女性並不意味著成為女性。或者我應該說，女性身體不等於女性角色。因為性是身體屬性，而性別是一種社會結構，一種意識形態。比方說，生來就有女性生殖器官並不一定會導致成為母親，或者承擔更多與家庭相關的職責，或者從屬於男性。然而，人類一直在規範女性的行為方式以及她們在社會中的地位。那些刻板印象，比如家庭主婦，正是我們被培養成的樣子。女權主義突破了主要由父權社會設定的這些限制。女性是父權制男性建立的世界的受害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女權主義來關心女性，關心世上的未得利益者。”

“重要的是，” 莫女士補充道，“女性一直是被壓抑的，我們是第二性別。讓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習慣男性成為科學家、領導者、主席。但是當女性獲得這些職位時，只有當我們被稱為女科學家、女領導和女主席時，人們才會感到舒服。人類的任何成就中都沒有記錄傑出的女性。”

“這正是我對女權主義的了解！”Meander說道。“這就是激勵您們發表作品的原因嗎？尤其是對 Shah 女士來說，您關於科技和生殖的書籍至少可以說對這個世界來說是相當具有革命性的。”

“確實如此，”Elnaz 說。“在我的許多書中，我建議讓女性擺脫生育的角色，坦率地說，這很極端，但對我來說是必要的。我是眾多受害者之一。我出生在一個阿富汗家庭，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男人世界。作為一個女孩，一旦我有能力，我的任務就是提供孩子。我十一歲時有了第一個孩子，到 2020 年我乘軍用飛機逃跑時，我已經有 12 個孩子了。都說男人在戰場上打仗獻血是本分，女人在分娩時獻血是本分。他們……(她掉下眼淚)在我兒子到了十幾歲的時候就把他們帶走了。[她冷靜下來，莫小姐拍了拍她的肩膀]。對男人來說，沒有人尊重我們，我們只不過是一台繁殖機器。我們只是商品。由於我負責生孩子，所以有很多事情是我被禁止做的。我不能喝酒，我不能吃肉，我不能……做很多事情。他們唯一不禁止的就是從黎明到日落的繁重家務。”

看到 Khah 女士冷靜了，Meander 示意莫女士做出回應。

“有像 Elnaz 這樣的女士正是我發表文章的確切原因，”Harriet 回應道。“我要幸運得多。我出生在香港。我很幸運能夠進入大學學習。這是我接觸女權主義的地方。即使在我們這樣一個文明的世界裡，女性仍然是被壓制的。在學術界，女性什麼都不是。我們的著作常常被遺忘，而男人的著作卻往往被保存下來。當著名的女權主義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 由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撰寫時，它是用法文寫的。男人翻譯過。但是，很多內容都缺失了，這些都是女性世界觀的重要細節。非常可恨的是，這個翻譯獲得了獎，當然是來自男性的獎。正是在這種被男性壓制的背景下，女權主義譯者會通過干預翻譯、添加腳註、有時將源文本內容更改為更女性化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我知道這對許多人來說可能聽起來……嗯……不正統，但首先是女性的故事被男性削減了。像這樣被遺忘的

女性貢獻，我們從未聽說過。我們的掙扎、故事和感受從未被聽到。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有責任為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女性發聲，為 Elnaz 發聲，為 Beauvior 發聲。”

“我認為我們確實有明確的女權主義概念，”Meander說，“我們受到了很多男性的剝削，我們女性受到了壓榨。但有沒有您夢寐以求的理想女性世界？”

“女性擁有與男性相同的地位，”Harriet 回答，“真的很簡單，但真的不可能。我的意思是，除了那些男人賦予我們的權力之外，女性基本上沒有任何權力。我們需要一個孩子認識女性領導者和貢獻者的世界。我們需要一個女性不僅是母親，而且在所有人類發展中都被尊重的世界。”

“我希望得到更多，”Shah 女士說。“我們需要將女性從生殖角色中解放出來。我們育種和照顧孩子都阻礙了我們取得很多成就。即使在發達國家，母親也不得不為了孩子放棄夢想。而男人就為所欲為。對我來說，一個理想的女權主義世界是一個我們不再被束縛為母親的世界，我們可以做任何我們能做的事情。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擺脫束縛我們的生殖系統，也就是我們的女性身體。”

“我可能與 Khah 女士有些不同，”莫女士說，“我同意我們需要做任何我們想做的事情。但只要能達到和男人一樣的地位，我們還是可以當媽媽，同時追逐夢想。”

“是的，”Elnaz 回答說，“但是我們的女性身體束縛著我們，我們不太可能這樣做。”

“我認為我們的身體只是……”

“我相信您們會有時間就此說點什麼，”Meander打斷道，“因為我的下一個問題有點與它有關。但在我繼續之前，只是給我們的聽眾一個提示，我們渴望您在這個節目中發聲。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隨時將您的信息發送到我們的 CloudSound The People 2027 一個字小寫。如果你是有興趣的學者，我們特別歡迎您。所以，回到主題。那麼，關於理想的女性世界，您覺得要做甚麼才令這個世界有可能呢？”

“我們需要將女性從她們的身體中解放出來，”Shah 女士回答說，“而科技就是關鍵。我的意思是，我們已經有了試管嬰兒，這樣我們就不需要自己生孩子了。我們擁有生物技術來對我們的身體進行逆向工程，這樣我們就不會受到月經和分娩的束縛。是的，科技是由人類創造的，但它也可以讓我們擺脫生物的束縛。”

“我不會在這個問題上與你爭論，”莫女士說。“但我對我們的身體相對保守。我認為關鍵應該是社會。我的意思是，即使你擺脫了你的身體，男人仍然會因為他們的教養而忽視女人。男人不尊重我們，因為他們沒有受過這樣的教育，有時被教導相反的。我們需要從幼兒教育開始，讓男性尊重女性。好吧，也尊重每個人。不是開玩笑，在日本這樣的父權社會中，每當有男人走過時，女性都需要走到一邊並向男性鞠躬。如果女權主義要反對父權的社會建構，也應該通過社會建構來解決。”

“如此鼓舞人心的想法，等待進一步討論。現在，我們收到第一個問題，Luise Flotow問，‘你聽說過 SCUM 宣言嗎，你同意嗎？’”

“我知道這一點，”Shah 女士喊道，“全稱是‘Society of CUtting down Men’。它證實了男人已經毀了這個世界，要由女人來解決它。為此，我們將移除所有男性。這是我同意的宣言。我知道這可能會聽來很奇怪，但是當你僅僅因為你能生孩子而被男人反復強姦，你會理解我的。此外，我們的繁殖過程中實際上不需要男性，我們可以輕鬆地將男人移除，只依靠技術。”

“我……呃……”莫女士結結巴巴地說，“SCUM宣言確實聲稱男人毀了世界。這是真的。我的意思是，男人創造並加入戰爭，男人創造貿易，令許多人從中被剝削。然後有時他們會為此責怪女性。我的意思是，怎麼會？我們每個月流血一次，我們有孩子要照顧，我們不敢發動戰爭。然而，我們女性是所有男性製造的混亂的受害者。現在，我們實際上可能不會移除男人，這就是我仍然關心的一點。我的意見是，我們仍然需要 SCUM，但沒有討厭的男性部分。”

“對，” Meander 繼續說，“下一個問題來自 Amy Chan，他問‘你聽說過embodiment嗎？’哇，我聽過了。現在，它涉及我們的女性身體。所以，女士們要小心您的用詞，這是一場合家收聽的傍晚節目。”

“當然。”“當然。”女士們答應了。

“但它具體是什麼？” Shah女士問。

“據我所知，”莫女士回答說，“表明所有女性屬性都是由我們自己的身體造成的。即使拋開社會建構，女性仍然會因為我們的身體而成為女性。嗯，這樣的概念旨在描述我們人類與我們的身體密切相關的生活體驗，以及我們如何通過身體與我們的世界互動。另一個密切相關的想法是disembodiment。Cyberfeminism現在是一個熱門話題，因為每個人都在爭論無性別的女性機器人是否仍是女性，我認為 Elnaz 會對它感興趣。”

“這值得寫一本新書！” Shah女士驚呼道。“這與我的許多主張非常相似。女性對世界的體驗與男性不同，這構成了我們體驗的一部分。我們女性生來就有生殖器官，這賦予了我們母親的角色。或者至少男人知道從中獲得孩子。我們的身體也與男性不同，這導致我們排尿的方式不同。我一直很嫉妒男孩子。他們可以方便地站著解決自己。情況：徒步旅行。當男人需要時，他們可以面對灌木叢站著解決問題，而我們女性需要找一個有遮蓋的地方蹲下。現在考慮到女性需要跟隨男性徒步旅行，或者從一個國家逃到另一個國家，女性將面臨比男性更多的挑戰。更不用說我們的身體在繁殖上約束了我們，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說，我們需要去除女性的身體，讓我們脫離肉體，將我們從所有這些過去不可避免的性別限制中解放出來。”

“我不得不同意，”莫女士回答說，“我們的身體確實導致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而社會建構又進一步推動了它。然而，我並不堅持要讓我們脫體以將我們從男人的世界中解放出來。我是女性，我很在意自己的身體。我有繁殖的工具。我一個月流一次血。然而我並沒有

擺脫我的身體。我擁抱它，喜歡我的男人。好吧，請原諒我這麼說吧 Elnaz，但在一個文明得多的世界裡，只要社會為我們打開自我成就的大門，女性的身體就無關緊要了。”

“但在許多地方，事情並沒有那麼寬鬆，” Shah 女士說。“世界上很多地方仍然是男性統治的傳統世界，我的就是其中之一。在我的世界裡，你與生俱來的生殖器官已經決定了你的未來，並將你與某些角色聯繫在一起。然而，我們總是得到更糟糕的一面。男人打架流血，但前提是他們夠不幸看到了戰鬥。女人不得不忍受分娩、疼痛和流血，直到我們死去，這都是持續的，因為男人是優越的，並且迫使我們這樣做。作為女性，我經歷了更多。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解體女性的身體才能獲得解放。社會建構是一回事，但若我們的身體沒不同，我們就與男人待遇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有對我們身體進行改造才能成為明確的解決方案。細節可以看我的書，我通過例子討論了很多。”

“我建議真的閱讀它們，” Meander 回答。“我們最好簡明扼要，因為我們的時間不多了。有一個問題，我們已經談到成為母親，所以我想更清楚地了解一下。您們如何看待母親和懷孕？”

“這是一次美妙的經歷。” 莫女士說，“相信我，我有三個可愛的孩子，懷孕本身就很好。我的意思是，這是女性感受到我們體內的生命在成長，感受生命奇蹟的時候。育種、擠奶和養育孩子真的可以建立聯繫，看到孩子們成長令人欣慰。”

“我不敢苟同，” Shah 女士說。“我們最好不要它。我不會做木偶，更不會去體驗生命的奇蹟。我受過苦。我無法想像其他人也會受苦。”

“也許能給你一個新的看法，” 莫女士對 Shah 女士說，“懷孕本身就是一種美妙的體驗。破壞它的只是男性。他們剝削我們的果實，並要求我們生育後代，最好是兒子。我們在做母親方面別無選擇。在許多文化中，女性沒有發言權。懷孕是，被男人毀掉的美事。”

“不幸的是，當我第一次育兒時，我太年輕了，而且太累了，” Shah 女士表示。

“我們不會讓更多女孩經歷未成熟懷孕，” 莫女士說。

“會的，”Meander 說。“現在我們有Simone Beauvoir問‘你如何看待男性在女權主義的地位？’”

“我想我在這一點上已經說得很清楚了，”Shah 女士表示，“他們一直在剝削我們，壓制我們。我厭倦了男人，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到一個地步，我寧可移除女性身體以擺脫他們。”

“確實有充分的理由，不幸的是，許多女性也是如此，”莫女士說，“我的思想較為開放。是的，男人是大惡。但是有一個我愛的男人，我的孩子有一個父親。但他對我沒有權力。我做了很多決定，我丈夫尊重這一點。健康的女權主義需要男性的支持。支持我們建立家庭、實現夢想和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社會需要足夠多的男性支持，這樣女性才不會受到限制。”

監製畫圈來向Meander發出信號，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嗯，”Meander說，“我想節目要結束了。但有一件事我仍然很好奇。你們兩個的名字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可以知道背後的故事嗎？”

“一個問題換一個問題，Meander，”Shah 女士說，“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們為什麼是Meander？”

“訪談不是這樣的。”Meander笑著說，但監製示意她回答。

“嗯，我媽媽在成為電腦程式編寫員之前是修地理的。有一天，她和父親一起散步，看河流，父親很討厭的。她拿出了課本。她發現了一條蜿蜒曲折叫曲流 meander的地方，父親認為這是一個適合女孩子的好名字。”

“那麼你說的那個Jonathan呢？”莫女士突然提到我。

“我男朋友？”Meander看了看鐘，“他的父親想要一個叫John的兒子，他的母親想要一個叫Nathan的男孩。他們無法決定，所以他們將兩者合併為Jonathan。”

我搖搖頭，做出嘴形：“不是！”

“嗯，Shah 在阿富汗是一個常見的姓氏，” Elnaz 說，“我的名字 Elnaz 意味著部落的魅力。我生了第十個孩子後得到了這個名字。在那之前，我名叫.....不如我寫一本自傳。”

“所以，” 莫女士說，“你像解鎖一個遊戲成就一樣獲得你的名字。”

“痛苦的成就，” Elnaz 評論道。

“我是Harriet, 家的統治者。初中就有這個名字。然而，我想做比已婚女性更多的事情，去追逐我的夢想。當我在外面冒險時，我丈夫掌管著家，但只管家。順便說一句，我仍然自稱莫女士，而不是用我丈夫的姓氏。”

“原來是這樣。不管怎樣，節目到此結束，” Meander 說，“如此鼓舞人心的聊天。謝謝 Shah女士，謝謝Elnaz女士。感謝觀眾收聽‘人民’。這是您的主持人 Meander Lee，下次見。”

節目剛一結束，Meander就從包裡拿出幾本厚書，對嘉賓說：“我，是個鐵桿粉絲。我能得到您的簽名嗎？”女士們正在簽書，交換意見。我有點餓了，但仍然待到 Meander 決定離開。

“這麼說來，你們的大學也挺遠的吧？” Shah女士問。

“不，就在寶馬山上。離這裡最多三十分鐘，” Meander 回答。

“對，如果我必須購買和烹飪食物，就需要更多時間。我是Jonathan。”

“等等，” Elnaz看起來很驚訝，“你作為一個男人會買菜煮飯？”

“男人煮飯有什麼問題？”我問。

“不，我只是嫉妒。我老家的男人從來不做家務，” Shah女士看了看手錶，“現在已經很晚了，我送你一程如何？”

“不用了，謝謝，我們可以出去吃.....”我說話了，但隨後Meander打了我一巴掌說，

“當然，如果您堅持的話。”

很快我們就坐在汽車的後座上，在巨大的彎曲道路上沖上坡。

“這太令人興奮了。我在我的家鄉不能開車的，” Elnaz歡呼道。

“那是因為男人認為開車可能會危及胎兒嗎？”我問。

“其中一個原因，” Elnaz回答說，“也許男人只想繼續自己開車。所以，我要把你送到惠康嗎？”

“Market Place要好一些，” Meander說，“到時候我會告訴你的。”

“所以，Jonathan，” Elnaz說，“真的嗎？你叫John和Nathan？”

“Meander 是在和你開玩笑，”我說，“我是Jonathan，因為我的名字中有一個中文單詞壯，所以是John。John太短了，所以他們選擇了Jonathan。”

我們默不作聲，聽了一會兒收音機。

“我看你們兩個很親近。我和男人有過不好的經歷，所以我可能有點敏感，但你們中間誰決定事情？”

“嗯……”我被Meander打了一巴掌，“這不是很明顯嗎？”

“不，我們達成了共識。儘管大多數時候我們不需要這樣做，” Meander 說。

“假設，” Elnaz 建議，“有一天，如果你們有孩子，這很可能，孩子屬於誰，誰來照顧？”

“嗯，”我有點尷尬，“是我們的孩子，所以是我們的。我可能會讓母親有更多的控制權。”

“所以，如果 Meander 最終薪水較高或想要追逐夢想，” Elnaz 說，“Jonathan 會照顧孩子嗎？”

“我要麼成為學者，要麼成為老師，所以我可能更願意照顧孩子。”

“看，那很好，” Meander說，“前提是我們有孩子。”

“但事情會很有趣，” Meander建議道，“如果男人和女人突然改變身體，也能像女性一樣生活。”

“我一直在等待寫這樣一本書，” Elnaz 說。“哦，看，那是Market Place嗎？”

“是的，就在這裡，”Meander說。

“謝謝您載我們，”我說。

這是十月的第一天，公共假期。一整天無所事事後，我們前往Athena的家。每個星期五，Meander、Zedekiah、Athena和我都會在我們其中的一個家庭中共進晚餐。今晚，Athena做東。她和母親住在香港，而家裡的男性住在倫敦。她的哥哥Apollo正在香港，他在門口迎接我們。

“哦，嗨，”他打開門。“Zedekiah，你姐姐怎麼樣？”

“你怎麼知道？”Zedekiah沒有告訴女友的家人，他的姐姐Rona上週在一次示威活動中被實彈擊中。

“是卓慧告訴我的。Rona沒事吧？”

“你看梁先生，我……”Zedekiah結結巴巴。

“我不是在責怪你，”Apollo笑了笑，“我只是在問她是否還好。”

“活得好好的，”Athena衝進屋裡，把食材放在桌子上。

“等等，”她注意到桌上的玻璃瓶，“媽媽，他回來了？”

“你弟弟Bacchus？”Juno阿姨在廚房裡喊道，“在他的房間裡睡。”

“Bacchus Leung？”我對Athena耳語：“那個臭名昭著的激進哲學家梁卓豪？”

“很不幸，是，”Athena證實。

“太好了，”Meander看著桌上的一瓶紅酒說道，“我希望他不介意我們用它來做牛排。”

吃到一半，Bacchus從他的房裡出來，抓起一瓶透明的液體喝，不理會餐桌邊的所有人。

“Bacchus,” Apollo叫他弟弟，“放下它。”

“卓豪，” Juno阿姨對她的小兒子喊道，“你為什麼不好好和我們一起吃飯呢。”

“媽咪，”他喝醉了，舉起酒瓶，“我有啤酒！”

“啤酒！” Apollo 起身走到Bacchus身邊，“我不介意你喝酒。我介意你之後的行為。關於酒精，爹哋教了我們甚麼。”

“酒精把你拉向黑暗，阻止你發光！”他低聲說。

“你沒有做爹哋教的，要發光！” Apollo伸手去拿酒。

“你不是爹哋！”卓豪站了起來。“Apollo Apollo，總是光芒四射，[打嗝]發光。永遠清醒。一直聰明聰明有什麼用？這讓我筋疲力盡。”他坐下來繼續喝酒，“酒精使我快樂。簡而言之，我們可以忘記我們的規則，為所欲為。”

“你倆，” Athena說，“我們有客到了。正常一下！”

Bacchus現在意識到他周圍有人。他走到婉婷那裡，撫摸她的臉頰，

“你好美女，你叫什麼名字？”

Meander甩開他的手，我站起來推開他，“別碰她。”

“對，這裡不是倫敦。哦，媽媽，”他說，“你會再得到一個孫子。那個女人叫 Isabella。”

“Bacchus，你又來了？” Apollo說：“你又弄了一個？你有沒有想過人家的？”

“我們的性愛是相互同意的。不是我想要的，是她想要的。女性實際上比男性更好色。她們比例上擁有更多的內部性器官，並且其實對性更主動。只是社會的塑造使他們對此要表現被動。”

“多麼可怕，” Meander 表示。

“梁卓豪，” Juno阿姨命令她的兒子，“返入你的房間。”

Bacchus拿起他的酒瓶，在沙發上喝酒。

Zedekiah和我洗完碗後，我看到Bacchus筆直地坐在沙發上。

“這是他難得清醒的時候，” Athena說，“如果你想問他一些事情，就趁現在” 於是我坐在他旁邊，他看著我。

“Bacchus，我讀過你的論文。至少是關於戲劇 酒神 *Bacchae* 分析酒與社會論文。我喜歡你的一些想法。不過，你介意我問一些問題嗎？”

“隨便問，Jonathan Wills。”

“酒有什麼好？為什麼一個哲學家喝這麼多？”

“喝酒是年輕人的一種社交姿態。然而我喝酒只是為了喝醉。因為當我們喝醉時，我們解放了自己。你看，社會給人類設置了太多的限制。例如，女性是最大的受害者。要知道，在古代，女性是不能喝酒的，因為她們需要生育後代。男人們聞太太嘴裡的味道來檢查他們的妻子是否喝醉了。這個習慣最終變成了接吻。人類行為受本我、自我、和超我 id ego super ego的支配。自我是禁止本我表現出性和侵略性的道德規範。它很容易成為一種社會結構。酒讓我們擺脫所謂的社會規範，讓我們活出自己的本我。成為人類。”

婉婷評論道，“是的，本我。但如果人人都跟著本我，那就亂了。”

“在一個結構已經良好的社會中，是的，” Bacchus說。“但是問問你們自己，誰不受社會的約束？”

“但社會規範讓我們保持人性。至少讓我們保持秩序。” Athena評論。

“姐姐，這就是爭論的地方。我說，秩序都見鬼去。你想過嗎？世界和它所有的秩序都是男人為了壓迫女人而建立的。在原始世界，由於女性具有擴大人口的能力，所以她們是社會中最有用的成員。男性只提供精子，一旦女性找到其他男性，就沒有用了。為了確立自己的價值，男人制定了很多規範。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為了保證一個女人只能從一個男人那裡得到後代，男人建立了一個女人不能加入的經濟體，不得不依賴男人，讓女人留在家裡。他們制定了工業和商業，讓要養育兒女的女性永遠無法維持長久的工作，從而將所有權力集

中在男性身上。當然，男人會因為被迫證明男人有用而受苦。但是喝醉了，我們可以暫時忘記這些，做我們真正想做的事。沒有規範，女性自由選擇她的性伴侶，並與這個規範作鬥爭。”

“這就是你強姦醉酒女士的藉口嗎？”Apollo說。

“哥啊，如果你學過一點心理學，你就會知道弗洛伊德Freud認為人類的動機是由性和攻擊性支配的。如果繁殖是所有生物都必須做的事情，而人類是生物，那麼女性是行走的陰道而男性是行走的陰莖有什麼問題呢？僅僅因為我們認為自己是有智慧的，我們為什麼要隱藏自己這些原始的一面，並自願或不自覺地遵循社會建構呢？酒讓我們擺脫了過於規矩和聰明的束縛，讓我們展示了自己非常人性的一面。這正是酒派對之後應該而且總是伴隨著群交的原因。”

“這不是聖經的方式，”Athena說。

“妹啊，聖經只是一種世界觀的。是由人，男人寫的，以上帝為父親形象。我的意思是，只有人類才有這種女性受壓迫的社會秩序。看看動物本能是甚麼。人類的性關係應該像猴子一樣。雌性經常根據自己的選擇與幾個雄性交配，沒有人知道父親是誰，所以所有成員一起照顧後代。當然，我知道我是人，並且知道這不是聖經所指示的。我會說，即使沒有聖經，人類作為罪人永遠也會違抗上帝。然而，最可怕的‘基督徒’就是那些用聖經來合理化對女性和奴隸的壓迫的人。我只是在行使我的世界觀。”

“你不打算教訓他？”Meander問Juno阿姨。

Juno阿姨嘆了口氣，“我還能怎麼辦？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會留給上帝來對付他。”

這個星期六是一個讀經營，我們的團契與其他青年團契一起參加為期兩天一夜的營會，營會主題為“哀歌中的盼望”。神學家高銘謙博士帶領我們閱讀《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我一直以為它只是叫耶利米哭哭，”我對Meander說，“你打我干啥，某程度上我是對的！”

“《耶利米哀歌》是一本很獨特的詩歌集，”高博士說，“它是由幾首acrostic，幾首字母歌組成的。你很快就會意識到，除第三章外，每一章都有22節經文。每節經文的第一個字母都可以取出來組成順序的希伯來字母表。22節經文，每一節都按照希伯來語的字母順序，從Alpha到Omega。”

“這首《哀歌》中突出的另一件事是，你可以看到情緒的快速轉變。作者一節經文將這一切的發生歸咎於上帝，隨即另一節經文就讚美上帝，弄得自己人格分裂似的。是的，確實很不尋常。但仔細想想，這應該是一本感性的書。想想那些正面臨毀災難並處於情緒波動中的人。他們可能會在一瞬間真的很傷心，然後突然充滿希望，又突然變得沮喪。”

“錫安作為女性的隱喻經常被提及，作為城市承受苦難的隱喻。有趣的是，每當聖經描繪無助和受苦的人時，他們都會使用女性。女性給人最直接的印像是軟弱、脆弱和保護。錫安的女子是最軟弱的。”

坐在前排的Jason對此大笑，他的女朋友Sarah打了他一巴掌，開玩笑地打了他好幾次。

“當然，我們現在是現代人。錫安的女子們作為一個軟弱的角色不再適用。現在應該是，錫安的兒子們。”他令人群笑了。

晚上，我們聚集在營地周圍，有自己的活動。晚上食杯麵，小組互動，是這個教會的一項傳統，非官方的指定營地活動。我加入了一款名為“假如”的紙牌遊戲，Christian套裝。一

個玩家從“假如”開始，另一個玩家選擇一張帶有概念或角色的卡片，第三個玩家選擇它的替代情景。我不打算說太多，因為我正在和“腦袋派”一起玩，比如Athena、Tim、Joseph和Sophia。一開始我們還是在紙牌遊戲。很快，我們決定自己腦補情況，騰出手來吃杯麵。

“假如，”我開始說。

“亞當和夏娃，”Meander跟隨。

“沒吃過禁果？”Sophia說，她的建議引來我們一陣歡呼。

“哇，”Joseph興奮起來，“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因為很多核心問題都圍繞著禁果。想想看，人類不會犯罪，我們不會離開伊甸園，諸如此類。”

“我們可能不會死，”Jacqueline建議道，“因為經上提到上帝實際上為我們準備了一棵生命樹。而且，我們可能仍然與上帝保持親密關係，能夠真正與上帝交談，最好是面對面。”

“我只是想像蛇仍然有牠的4條腿，”我們的導師Simone建議道。

“死不死我不知道，”Meander說，“現在我們不會死，世界是有限的。上帝告訴我們要繁衍，我們住在哪裡？”

“別擔心，”Athena回答說，“如果一開始就沒有罪，上帝對不斷增長的人口自然有祂自己的計劃。也許我們可能進化到能夠進行自己太空旅行以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畢竟上帝也創造了其他星球。”

“你知道，說到繁衍，”Sophia說，“我從某些紀錄片中了解到，分娩的痛苦是因為人類兩條腿直走的獨特行為。既然我們沒有犯罪，女人也不會忍受分娩時那麼大的痛苦，我們可能就不是兩條腿走路了。我不知道。”

“無論如何，感覺這可以擴展為一個更大的話題，”Joseph說。“不管怎樣，我們要繼續嗎？”

“假如，”Jacqueline開始說。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Zedekiah繼續說。

“是個女性，” Athena說。她的想法讓我們思考了一段時間。

“你知道嗎，” Joseph說，“上帝是無性別的，或者至少我們其實不知道。上帝我們的父親只是人類的投射。事實上，上帝不應該有性別，否則就可以合理懷疑母親在聖父、聖子和聖靈中的位置。耶穌是男性，也許是因為人類更容易接受祂。”

“好吧，如果耶穌是女性，” Sophia說，“耶穌的寶血可能會有不同的含義。你懂我的意思。”

“很難讓人們相信基督是女性，” Jacqueline建議，“想想當時的社會。女性往往更無權力。我敢打賭，她獲得追隨者的可能性會更小。”

“恰恰相反，” Athena說，“我認為她會得到當時低下階層的大量支持。而權力不會那麼接受她。想想看，與祂作為男性沒分別。”

“獲得公眾支持是嗎？” Simone說：“在中國，有一個女人自稱是基督，以女性的身份歸來。有人支持她。儘管我們都知道，耶穌告訴我們會有假基督，她不是真的，但我認為耶穌作為一個女性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是的，” Joseph表示，“但現在她犧牲的方式會有所不同。既然基督是女性，羅馬人就不會將她釘在十字架上。我的意思是，女性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情況很少見，或者記錄不多。”

“我讀過一個短篇小說，叫做‘海洋’，” Tim說，“上帝把她的女兒Beatrice送到了地球，她為人們淹死了。這個故事的全部情節是男科學家發現淹死的信仰如何與科學共存。看不明，但想想，這些替代情節很有趣。”

“確實有創意，” Joseph回答說，“但正如先知們在舊約中多次寫到的那樣，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是注定的。它也應該是血腥的，因為在摩西的時代已經說過，牲畜的血可以用來象徵性地抹去罪孽。無論如何，在這個話題上會很複雜。”

經過一番思考並決定不說話，我們繼續。

“假如，” Simone說。

“聖經，” Tim繼續說。

“是由女性寫的，” Joseph建議道。這讓我們再次興奮起來。

“這個不錯，” Zedekiah說，“因為聖經是以男人為中心的。大多數主要人物都是男性，有很多規則約束女性，新約聖經中甚至有經文為女性制定了規範。”

“不要忘記描繪軟弱女性的隱喻，”我補充道。

“這是真的，” Simone回答說，“聖經是非常父權的，因為寫聖經的人是父權的。”

“沒錯，” Tim說，“請記住，聖經是在猶太人的背景下寫成的，男人是統治者，而且更有權力。它被寫成的文化是父權制的。翻譯的社會也是父權制的。英文聖經的一個流行版本是國王欽定版。King James是個糟糕的翻譯家。當我說流行時，我想說聲名狼藉。他按照自己的意願翻譯了聖經。詞的選擇和意義的程度可能與源文本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你想要一個更忠於原文含義的版本，試試 NIV。”

“撒拉不會稱亞伯拉罕‘主’，” Jacqueline建議，“至少可以這麼說。”

“如果聖經是女性寫的，” Athena建議，“我敢打賭，會有更多的故事集中在男人的妻子身上。我們會得到更多關於撒拉、利百加、利亞和拉結的經文。我們會得到更多關於路德和馬利亞的描述。我們將看到更多由女性作為第一人稱視角寫成的經文。”

“甚至會有更多，” Sophia假設，“不是保羅在新約給提摩太寫信時教導女性要服從和有禮貌。會是保娜教蒂芙尼如何以女性的身份領導教會，並從忠誠、能幹的男人中進行選擇。”

“我不知道，” Joseph說，“在我看來，聖經一直偏愛男性，並建立規範來約束女性。就像，保羅指示女性要聽話，那就是禁止女性像男性一樣取得偉大成就。現在這提醒了我，這是我自己覺得還是神的問題？”

“哦，上帝沒有問題，” Tim說，“上帝是公義的，也是全能的。他，她，無論怎樣，都是完美的。有問題的是人類。我們都是罪人。而且無論我們的理想是什麼，當我們執行時，都是

有缺陷的，有人被壓迫，被忽視。相信我，基督教對女性已經是最仁慈的了。想想古代中國，想想某些宗教允許男人有幾個妻子等等。這個話題有點沉重，”他看著我，“我們可以換個話題嗎？”

“假如，”我開始說。

“聖經，”Meander接著說。

“認真的嗎？又是聖經？嗯……”Sophia表示。她微笑說“是在中國寫的”，她又讓我們歡呼。

很快就到了十月七號，我的生日。Meander 節目完了之後，Meander、Athena、Zedekiah 和我就在樹仁大學二樓公共空間的一個角落點了外賣和晚餐。Alex也加入了我們。老實說，我忘記了今日我的生日，直到 Meander 拿出一個非常大的蛋糕並唱了一首生日歌。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說。

“生日是什麼？”Alex問。

“咋說呢，”Meander回答，“字面解就是記念出生之日。每當我們人類生存 365 天，有時是 366 天，我們就會慶祝。人類以某種方式做的事情。”

“生日真的很重要，”Athena補充道，“尤其是在古代，養育人類很困難。許多事情可以有效地殺死你。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活的每一年都是一個里程碑。”

“是的，如果Bobby在這裡，”Zedekiah說，“他會告訴你生日派對起源於撒旦教儀式。人們圍成一圈，點燃一些東西，念誦重複的字句，然後切開一些東西。”

“你怎麼知道他会這麼說？”Alex問

“他不會，”我說，“他只會糾正我們的語法。”

“你知道嗎？”Athena對Zedekiah說：“下次你生日的時候，我們可以試一試。”

“說到窗口怪人，”我說，“很遺憾他不在。他永遠不會習慣這裡打開的窗戶。”

“嗯，” Meander說，“如果我們在密閉的房間裡點燃蠟燭，我們就會觸發火警。我們可以給他留一片。不管怎樣，你還在等什麼，”她遞給我一把刀，“切蛋糕！”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蛋糕。還用這把鋒利的金屬刀？”我拿起刀。

這是一個大得可疑的蛋糕，比我見過的任何蛋糕都大。它也奇怪地用一些彩色奶油裝飾。不管怎樣，我把刀對準蛋糕的頂部中心，把它滑下來。當我感覺到刀尖碰到不同的表面時，蛋糕突然爆炸，奶油濺到我臉上，旨在將大部分奶油濺到我臉上。通過我佈滿奶油的視線，我可以看到Alex震驚，Zedekiah歇斯底里地大笑，Meander和Athena互相給對方一個愉快的擊掌。

“Jon別那麼生氣，” Meander說，仍然笑著說，“我有一個真正的蛋糕，”她拿出一個。就在這時，Zedekiah的電話響了。

“哈哈哈哈哈。噢，是媽，我最好回答一下。[清嗓子] 是的，媽。什麼？等一下，我去另一個地方信號好一點。是，什麼？Rona？又來？是的……是的……但是媽……”

“哦，Jon，” Athena從紙袋裡拿出一個小盒子，“我們有一份禮物給你。生日快樂！”我“謝謝”一聲接過盒子。

“拆開！” Athena急切地說。

於是我打開包裝紙，打開盒子，看到了兩隻手錶。一黑一白。這些是設計簡單的手錶，除了時間，沒有其他值得一看的東西。

“這些是給你和婉婷的。一對情侶錶！這樣你就不需要我再提醒你時間了。來吧，戴上，給我一個微笑！”

我讓Meander先選擇。她拿起白色的，遞給我黑色的。我們一戴上了手錶，就發生奇怪的事情。我們都從頭到腳輻射着光。除了金光，我什麼也看不見。慢慢地，我飄到半空中，直接飄在椅子上方。我不自覺地移動到Meander的座位，感覺到我們的身體融合在一起的奇怪

感覺。當我再次坐到座位上時，我感到自己更輕、更靈活了。當我的燈光熄滅時，我又回到了座位上。我在 Meander 的座位上。我隨意摸摸自己，我的胸更大，身子更小。我發出聲音，是Meander的聲音。我是Meander！Athena和Alex都震驚了，僵在了椅子上。

Zedekiah向我們走來，喊著說，

“你到底做了什麼！你是從哪裡弄來我的手錶的？”

“你……你……你……說要從你桌上挑選我喜歡的東西作為禮物，” Athena結結巴巴地說，“我……我不知道……”

“那不是普通的手錶，那是魔法手錶。”他朗誦了一首詩，
“完全成為另一個人
是可遇不可求的，
把他的經歷、行為、思想一同拿走。

黑色的令你變成他，
白色的令他變為零。
由戴上的一刻計，
你有三日的時間。
你成為他，
直到第三天的月光照耀。”

“這些是交換身體手錶！”他喊道。

“你的詩一點也不押韻，” Athena 說道。

“又不是我作的。” Zedekiah 回應

“三天？”我用Meander的聲音喊道：“我要等三天？沒有重置按鈕什麼的？”

“那麼，” Athena問道，“你是Meander還是Jonathan？”

我仍然能從假蛋糕中感受到一點失望，但我仍然能感受到惡作劇的樂趣。我確定我還是我自己，但我不確定我還是我自己。所以，

“我不知道。”

“我錄了剛剛的景象，” Alex說，“我可以播放看看你是誰。”。

“你可以？”我問。

“我的後腦有一個 USB 端口。你可以插入一個USB，我在電腦上播放片段。”

“不必了，” Zedekiah說，“很難分辨誰是誰。我試過了。”

[注：Zedekiah在第一次拿到這些手錶之前就使用過它們。詳情見他的故事“戰綫兩端”]

“一旦你戴上這些，”他繼續說，“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但是，嗯……Meander？ Jon？ Whatever，” Athena說，“這三天你有什麼活動嗎？”

“嗯，Meander 明天會和她的家人一起行山，週六早上有一個 Technosci Culture 會議，晚上我們會去教會。”

“好的，所以你是Jonathan 在 Meander 身體裡，” Zedekiah 觀察到。

“這是有道理的，”Alex說，“我可以看到當你合併時，你的光進入 Menader 的。”

明天是星期五，重陽節假期。我知道現在我會和Alex一起回宿舍，和Meander一起睡在那個不通風的房間裡的同一張床上，Bobby輕聲地播放著收音機。今晚，沒有Jonathan在場，我感覺不對勁。然而我也不想回到自己的房間。我不喜歡我的室友Veronica。她只是一個不成熟的惡霸，在她睡覺或做事的時候禁止別人出聲，但當我上網課或試圖睡覺時，卻大聲用電腦播片。她的衣服到處放，每當我碰巧踩到它們時她都會責備我。更不用說她迷戀的過於濃烈和的香水了。她是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和Jonathan一起睡覺，並且可以輕鬆地忍受Jon所說的窗口怪人的原因。今晚，我不想在宿舍裡。於是我簡單地收拾了一下東西，直接回家了。Athena和Zedekiah提議陪我，但我只想一個人呆著。

在地鐵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感到不舒服。我感到膀胱上方和胃下方有東西在擠壓。那是疼痛，不是一般的疼痛，而是擠壓的疼痛。我換一個地方站著，一個我可以背靠的地方。我感到有什麼東西在我體內緩慢流動，最終到達我的內褲。我還沒有到達目的地，但一到車站我就衝出車箱，直奔廁所。不好，我感覺有些濕。不是水濕，而是粘濕的...液體。我能聞到一股淡淡的鐵鏽味。我月經了。我忽略了持續的疼痛，它剛剛從擠痛變成了扭痛。我拿了一張長長的紙巾，把自己鎖在廁格裡。我拉下褲子，慶幸今天穿了黑色。我低頭一看，我濃密的黑毛下方是濕的。我實際上什麼都看不到。所以我把手放在自己身上，然後我向下移。我有點猶豫，認為這不尊重 Meander。但我現在需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將手向下移動，感覺一個肌肉更密集的地方，皮膚敏感、濕透。什麼都不思考，我用硬衛生紙擦了擦這個地方，讓自己擦乾。血量比感覺上少，只是一絲紅色。但我能感覺到它在慢慢滴血。我不能整天站在這裡，不能在地鐵廁所裡。我把薄紙疊在一起，放在我的內褲上。正要從廁格走出來，突然想起一件事。我打開 Meander 的袋，我的袋，在一個非常隱蔽的地方，我找到了一些衛生巾。我拿起一個，花幾秒鐘弄清楚如何打開它，然後把它放在我的內褲裡。我繼續我的旅程，很高興疼痛越來越弱。

當我回到家時，已經是午夜了。Daisy 伯母，我的意思是媽媽，正在她的房間裡寫電腦程式。Tony 叔叔，我是說爸爸，剛從消防的輪班回來，睡得像頭豬。我媽媽看到了我，但她只是瞥了一眼，就繼續她的工作。我直奔房間，迅速脫掉衣服，尤其是褲和內褲，穿上睡衣。我把衣服滑到床底下，而不是把它們帶到洗衣籃裡。我什麼都不想說，什麼都不想做。我只是跳上我的床，然後睡覺。

半夜，我小腹下的一點點疼痛慢慢地喚醒了。我半睡半醒，感覺兩腿之間的某個地方是濕的。我不在乎，我想睡覺。但我真的做不到。於是，我就閉著眼睛，徹夜難眠。

醒來的時候，還是清晨。儘管很累，我還是無法入睡。我檢查我的床，早知就在我的兩腿之間放一些布。有一個小但顯眼的地方是紅色的，聞起來像鐵。我知道我的父母都睡著了，所以我把我的東西偷偷帶到洗衣機，把我的東西放在裡面，然後點擊“快洗”。我不能把它們掛在外面，所以我把房間裡的空調開到滿，把我的褲子、內衣和床單掛在那裡。八點，父親醒來，打開門，看到了我的房間。我懶洋洋地看著他。但他只是微微一笑，轉身就走。不久之後，他端著一杯熱氣騰騰的甜飲料回來，什麼也沒說，把飲料放在我房間的桌子上。一旦他離開上班，我就喝它，感覺好多了。

午飯後，媽媽拉著我，我們去行山。沒有別的原因，就是重陽節。哦，這是一次家庭遠足，我的阿姨和叔叔，我的兩打老表都在這裡。媽媽開車送我到集合點去見其他親戚，然後遠足開始了。孩子們和少年人走在最前面。成年人和老年人分散在隊伍，不停地聊天，彷彿幾十年未見面一樣。幾位老人在後面跟著幾個阿姨，除了我的姑姑，她在最前面帶著孩子走。典型的家庭遠足場景。感覺不太舒服，我走在人群的後面。不像昨天晚上那麼痛，我身上還有一絲溫順的扭捏，還有厚厚的墊子可以接住血。突發，我看到女士們突然圍在我的表姐Kelly周圍，所以我上前看看發生了什麼。

“是不是很可愛，”一些阿姨稱讚道。

“Betty姨姨，發生了什麼事？”我問其中一個。

“我要生第一個孩子了！”Kelly宣布。

“哦，恭喜。多大？”我問。

“已經六個月了，”她的丈夫Bendith回答。

“真的？怎麼……在那……”我看著她的肚子驚呼道。

“這是一個試管嬰兒，”Kelly解釋道。

立即有一些關於傳統母親與生育技術的討論。

“這是Kel的想法，”Bendith說，“這樣她在懷了孩子，我們的孩子後仍然可以繼續工作。”

“你不介意？”我問Kelly的母親Laura姨媽。

“我仍然不願意用這個來代替我們過去的育兒，”她回答說，“但如果這讓她開心，我會接受的。至少我還能得到一個孫子。”

走路的時候有尿意，所以我通知人群，並走到一個小道上。我走了一兩分鐘，找到了茂密的樹木。一旦我確定沒有人可以不費力地發現我，我就面向一棵樹站著。我把褲子稍微掖了掖，讓自己不安地小便。我真的忘記了，我不是男孩。水從我的下身濺了出來，弄濕了我褲子的前襟。我立即停止流動，拉好褲子，進入更深的樹林躲避。一旦我找到一個長滿灌木的地方，我就拉下褲子，盡可能地降低內褲，蹲下，然後放鬆。完成後，我看看我的褲子，它是濕的，很大一部分是濕的。我站在那裡，試著讓秋風吹乾它。也許我離開太久，我聽到我的名字到處喊。

“婉婷！”那是媽媽的聲音。

“媽咪！我快完成了！”

“你真的沒事嗎？你已經消失了幾分鐘了！”

“是的，媽，我完成後會趕上的。”

當我趕上時，幾乎每個人都走了，除了我媽媽和我的曾祖母，他們中最年長的一個，他們一直緩慢而穩定地走到隊伍的後方。我的褲子現在已經乾了一半了，但我還是不舒服地走在

後面。我說服媽媽走到前面和姑姑們聊天，之後我慢慢地走在我曾祖母的旁邊。在接下來的旅程中，我只是走在我的曾祖母身邊，聽著她的故事，沒有真正留心。

“我和我的曾祖父，有 14 個孩子，其中只有兩個是男孩……我把這些小老鼠獨自撫養長大，日夜工作……我的父母愛我無能的弟弟勝過我。他有機會讀中學！而我實際上表現更好！我在小學時得了第一名。他最終成為了一名學校校長。那應該是我！...逃出國境到香港的時候，我牽著老大的手，抱著老二，肚子裡還懷著老三...五兒要奶粉，你曾祖父竟說把女兒賣了，是我堅持要留下她們……我一個人撫養了所有的女兒，她們都大學畢業了……”

謝天謝地，行程結束了。行山並需要如廁並不是最好的體驗。幸好，沒有人知道這些。

現在是 10 月 9 日，星期六。我安排了早上的 CloudSound 會議，與我的組員討論在 Technoscience Culture 的滙報中包含哪些內容。我作為副修報了這門課程，覺得應該很有趣。當然，我不是帶頭人，Tiffany 才是。

“所以嗯……我們需要做一個關於女權主義和科技文化的演講。有任何想法嗎？”

Tiffany 問道。

“我認為我們需要列出一些概念，以便我們可以縮小要包含的內容。請記住，這是一個 40 分鐘的滙報，” Adalia 建議道。

“很好，我們可以說一下被忽視的女性科學家及其貢獻，因為它與性別和科學有關，” Tiffany 建議道。

“不，這太簡單了，” Adalia 抗議道，“我已經查過了，另一個小組也是做這些。我們需要一些更特別的東西，比如科學如何在定義女性，或者女性在科技科學中的地位。”

“你知道嗎，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女性是低一等的，” Michelle 說，“他們聲稱男性擁有完美的身體。因此，我們看到非常著名的 Vitruvius Man 繪畫，維特魯威人，‘完美的人體’是用男性繪製的。他們說只有男性才有完美的身體，而女性天生就有缺陷。”

“那麼，是不是說沒有男性生殖器官的女性就不是完美的人類？那一半人口都不完美了，” Adalia說。

“此外，他們認為在繁殖過程中，雄性提供思想，而雌性提供身體，” Michelle補充道。

“諷刺的是，” Adalia說，“他們說女性的身體是有缺陷的，但卻暗示她們提供了身體。那他們想表達什麼？”

“哦，哦，我們可以談談女性和生殖，” Tiffany計劃，“也許是有關生殖技術與女性相關的真實案例，並為之爭辯！”

“不，隨後的小組將在生殖技術上討論這個話題，” Adalia再次說。

“為什麼每次我想到好點子，你就找理由拒絕我！” Tiffany咆哮。

“我不是說我們不能，我是說我們不會想與其他組撞題目以獲得好的匯報而已，” Adalia平靜地回應道。

“你...”

“Meander，你男朋友曾經上過這門課，” Michelle對我說，“他有沒有提示？”

“哦哦，Jonathan？”我實際上並沒有留心，當你的入面在旋轉而外面在流血時很難。

“他也做過這樣的課題。我們.....需要談談 Donna Haraway 的 Cyborg Manifesto，它基本上講述了關於Cyberfeminism和Technoscience中女性的一切。首先，Cyborg是人造的，他們是無性別的。由於它是無性別的，任何所謂的女性機械人或設計成看起來像女性的機械人都值得我們討論其反映社會對女性的期望。”我很確定這是真的，因為這是我從訪談中聽到的。“現在很多機械人都被描繪成女性，可以爭論作者想要表達什麼，是男性的凝視 Male gaze，他們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完美的女性身體，還是任何其他原因。Cyborg Manifesto 還指出，由於Cyborg是人造的，他們不會記得這個世界，這使他們不受塵世刻板印象的束縛。這可能是我們以機械女性談論embodiment和disembodiment的地方，性別角色在多大程度上受身體性別支配。”

“好，我們可以按照這個想法去做！” Adalia同意了。

“但我們要舉一些科學發現的例子嗎？” Tiffany問道。

“我們是英文系的學生，我們研究書籍和電影等文化文本cultural texts來分析其中所描繪的概念，” Michelle建議道。

“王教授說*Ghost in the Shell*是英文系必看的電影，”我進一步建議，“因為主角是女性機械人，我們可以在文本分析中使用它。”

“他們製作了一個現代版本，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Michelle說。

“*Alita: Battle Angel* 等電影和智能愛人等香港電視節目也可以討論，”我建議。

“很好，” Tiffany開始打字，“所以我們有來自Cyborg Manifesto和disembodiment，無性別女性的想法，我們可以將*Ghost in the Shell*, *Alita: Battle Angel*用於分析。”

“我對 Cyborg Manifesto 很感興趣，” Michelle 說，“我可以做literature review 的部分。”

“很好，” Tiffany說，“我會做*Ghost in the Shell*。Adalia，你做 *Alita: Battle Angel*。Meander，你在 Cyborg Manifesto 上幫一幫 Michelle。本週只需知一下概念，我們可以在 11 月的滙報之前製作一個PPT。大家同意嗎？”

“Meander，” Michelle呼喚我，“為什麼Donna Haraway在宣言的結尾說她寧願做一個半機械人也不願做一個雌性神？”

“我敢打賭，這是因為做雌神仍然受性和神的等級限制時，cyborg是無性別的，儘管我們設置了性別屬性，他們也能夠不受性和世界的束縛。”

星期六晚上，我真的不想去教會，所以我只是看網上的現場崇拜，靜靜地坐著等待魔法結束。我太焦急了，應該是時候了。

我打電話給Zedekiah。

“誰？”電話那頭是Zedekiah。

“Zed，是我。”

“Meander？Jonathan？”

“我是Jonathan，我是說Meander。兩個都好。聽著 Zed，我不是在開玩笑。已經三個晚上。為什麼我沒有恢復正常？”

“讓我們來看看。星期四、五、六……等等。（他在尋找什麼東西。）啊，在這裡，‘直到第三天的月光’……哦，大鑊。所以，我想既然你是星期四晚上戴的，那你就得等到明晚了。”

“明晚？Zed，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吧。我需要在日託中心幫助Athena和你。”

“技術上來講，我們想要的是Jonathan。”

“這正是問題，”我的肚子又擠了起來。

“好吧，如果梁太同意，我想她不會介意Jonathan的朋友提供額外的幫助。”

“好，Zed，給我們安排。”

“當然。我們想念你們兩個。”

“‘我們？’們是甚麼意思？”

“我們今晚在玩紙牌遊戲矮人掘金，很遺憾你和Jonathan……嗯……Meander不在。”

“但是……那是我最喜歡的遊戲！我們最喜歡的遊戲。”

“我知道，我們正在玩。等一下。輪到我了！Athena，封住你。[Athena：“哦，你怎麼敢”。]我們有更新時會打電話給你。”

“Zedekiah？等等！Zed！Zedekiah！義勇……你……條死卜街！”

晚上，儘管持續疼痛和流血，我還是入睡了。夢中。我躺在一張白色的床上，因為有什麼東西從我的腹部推擠到我的臀部而感到疼痛。它移動緩慢，但在推動，向下壓碎。我喘著粗氣，但黑布，遮住我臉上的面紗使我呼吸更加困難。我的幾個女兒，從7歲到2歲，都站在我身邊。痛苦中，我將左臂舉到臉前，透過長袍的袖子，我看到手臂上毫無圖案的深藍紫色傷疤。不知為何，那些傷疤來自我丈夫。每當我生不出兒子、端不出他的飯菜、錯過一些家務，或者當他只是想要一個出氣筒時，他就用鞭子打我。我舉起雙手搗著臉來保護自己，

結果留下了這些傷疤。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選擇他，我們的婚姻是被安排的。我環顧四周，這些是我們擁有的女孩，還沒有到被父親拋棄或被送到女孩營的年齡。我很想離婚，但這樣做意味著孩子在法律上屬於他，我不會再見到她們。很快，我體內的巨大生命體就落到了它的出口處。我感覺我的下面裂開了，一個大東西從裡面慢慢冒出來。我一推，終於出來了。助產士把它拿給我丈夫看，然後把它轉向我。我真的筋疲力盡，汗流浹背，但我直直地坐著檢查我的新生兒，是男的。助產士把我兒子交給我丈夫。這麼多年過去了，他終於笑了，我終於給他生了一個兒子。突然間，我剩餘的力量也消失了。我倒回床上，感覺不到床了。人們開始圍著我跑，女兒們在尖叫和哭泣。我丈夫不為所動。我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看著閒置的干草天花板，一塊黑布蓋住了我。我驚醒，掀開蓋在臉上的被子，打開風扇，繼續睡覺。夢其餘的部分，全都在黑暗中。

星期天，正如 Athena 和 Zedekiah 建議和梁太批准的那樣，我代替 Jonathan 參加陽光日託中心的兒童活動。從技術上講，是 Jonathan 本人出現在 Meander 的身體中。每個星期天，父母都會把孩子留在這裡，並參加其他興趣班或活動。如果沒有必要，我真的不想在這裡。但是今天是生日週，房間裡會亂成一團，多一個人就意味著更多的幫助。還有，我不想失去我的兼職工資。當我到達時，會場已排好一半的桌子和椅子。這應該是我的工作，Jonathan 的職責。從她的汗水來看，是 Athena 幫我做的。他們在忙的時候，有的孩子早到了，我去打招呼。小女孩 Sally 走進門，從媽媽手裡接過背包。我跪下來張開雙臂呼喚她，“Sally！”小女孩很高興見到我，見到 Meander，她衝進了我的懷抱。當我是 Jonathan 時，她從不讓我擁抱她。一定是因為我的汗。我接過她，撫摸她，問她的周末過得如何。

今天是該中心的生日週，每三個月舉行一次，生日男孩和女孩都會有遊戲、蛋糕和禮物。

“小朋友，”在Zedekiah推蛋糕入來後，Athena宣布，“你們期待已久的時候到了。我們將邀請從10月到12月生日的男孩和女孩。這次我們有六個。所以，當我念出你的名字時，請出來。Jack Chung、Kiki Chan、Garfield Cheung、Theo Leung、Gracia Tam和Austin Yip。出來，出來。”

孩子們排成一排，我和Zedekiah把他們安排在蛋糕周圍，把手放在刀上，一起切蛋糕。Athena隨後展示了禮物盒、3把玩具槍和3個娃娃。這立即產生了問題，我們有4個男孩。而Athena直到她把最後一個盒子遞給Austin並發現它是一個洋娃娃時才意識到這一點。

“哦哦，”Athena注意到了，“Austin，能失陪一下嗎？”然後她示意Zedekiah看看房間還有沒有其他玩具。沒有。

“嗯……”她對Austin輕聲說，“嘿，Austin，你能幫Athena姐姐一個忙嗎？就拿這個先拍張照吧？”

“這個洋娃娃？”男孩抗議道，“只有女孩才會玩洋娃娃。”

“我知道我知道，”Athena說。“要不你先拿著這個拍照，姐姐一會兒給你買把玩具槍和三顆糖果。成交？”

男孩不情願地同意了。那張照片是他脾氣暴躁的一張照片，在微笑的孩子中顯得格外礙眼。

在我幫助分發蛋糕後，我看向一邊，看到了典型的Athena Zedekiah互動。

Athena將Zedekiah拍在牆上，“我以為我給你發了一份名單。”

“不，你沒有，你只說六個孩子，所以我買了3槍3娃娃。”

“你可以早點問我。”

“我怎麼知道早點問你，我又不懂讀心術。”

“你…”

“如果你們玩完了，”我拿了一些蛋糕給他們，“為什麼不吃點蛋糕呢？哦對，你們兩個在孩子面前太大聲了。”

當我們吃蛋糕時，有些孩子已經吃完蛋糕並開始玩耍了。男孩們已經在假裝用他們的玩具槍射擊，其他男孩正在把他們的手指塑造成槍。女孩們正在通過包裝擁抱他們的洋娃娃。

“你知道嗎，” Athena對我說，“性別是一種社會建構。”

“是的，我知道，”我說，“告訴我吧。”

“我敢打賭，這實際上是從他們童年開始的。身為女性並不一定意味著當母親。母親只是社會賦予的一個角色，通過在女孩的童年早期給予女孩娃娃來照顧。女孩們得到洋娃娃假扮母親並照顧後代。當他們長大後，更多的性別角色被分配，例如家務。男孩們得到了槍，作為國家的勞動力，在意識形態上是國家的保護者。”

“我信，”我評論說，看著孩子們在玩耍。

“事實上，這種意識形態很強大，” Zedekiah說。“我曾經給他們播過哆啦A夢，有一集叫‘相反星球’。有這樣一個場景，媽媽外出工作，爸爸圍著圍裙在廚房做飯。孩子們的第一反應是，‘嘔’。”

一些孩子在活動結束後被父母接走。有些人會停留更長時間，因為他們的父母正在上課或聊天。這通常是我們需要娛樂孩子的時候。Zedekiah在空曠的地方跑圈，追著孩子們玩接球遊戲。我不想動太多，所以我只是四處走走，照顧奔跑的孩子。

玩到一半，一個身材魁梧的男人走了進來，大喊，“她在哪裡。她在哪？”

Athena 立刻動員，“Zed，帶走孩子們。Meander，找梁太。好吧，孩子們，我們入房玩。動動動動動。”

他就是Rachael姨姨的丈夫Hanna的父親Donald。我從小Hanna那裡聽到謠言說他們要離婚了。中心的主管梁太陪著哭著的Rachael，一認出是劉先生，就趕緊阻止她再往前走。梁太輕聲吩咐我們，

“Meander，告訴Athena和Zedekiah把孩子們留在裡面。你留在這裡，萬一有危險，跑去通知Athena。”

Rachael甩開梁太的手，走向那人。

“你現在想要什麼？我已經給了你一切！”

“一切？女人，你什麼意思？”

“賠償費，律師費，想睡誰就睡誰的自由！” Rachael喊道，“一些你應該給我的東西！”

“不是一切！”男人哼了一聲，“你欠我一個女兒。”

“一個女兒？”

“Hanna。我是來帶走孩子的。她是我的，”他說。

“她是你的？”

“她是我的！既合法又合理！她是我的孩子！”他大叫。

她啜泣著輕聲說，“你的孩子”，然後她大喊道，“你的孩子？”

“Hanna是我的！女人。”

“我懷了她九個月。痛苦地生她九個小時。養她3年。你怎麼覺得她是你的？你做過這些嗎？沒有任何！甚至沒有為她和我做一件事！”

劉先生喊道：“我將一枚硬幣放入汽水機，機器會掉出一罐汽水。那罐汽水是我的還是汽水機的？”

幾位媽媽厭惡地噢了一聲。Rachael 哭了，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把他扇呆了。他迅速起身，抬手還擊。梁太和幾位母親衝進來，擋在劉先生和Rachael之間。他放下手，擦了擦左臉頰。

“這還沒有結束的，八婆！”他走開了。

到了晚上，我還沒有回復成Jonathan。Athena突然邀請我們去文化中心看歌劇《卡門》。

“為什麼我沒有早點想到這一點，”Athena興奮地說，“現在Jonathan和Meander是二合一的，我們可以有效地省錢。我們本可以去劇院、主題樂園以一個人的價格招待兩個人。”

“是的，”Zedekiah看了看門票，“但為什麼是《卡門》？”

“這...”

“這是我的主意，”Athena的長兄Apollo出現在海港旁，“我一直想看。”

“嘿，Meander，或者Jonathan，隨便吧，”Athena問，“你要加入我們嗎？”

“如果我沒算錯的話，你的效果至少還持續三個小時，”Zedekiah告訴我們。

“好吧，”我說，“反正我也沒什麼好做的。”

“妹，”當我們進入劇院時，Apollo對Athena說，“你是在把Meander和Jonathan混為一談嗎？還有什麼是‘效果’？”

“很難解釋啊哥哥。”

“我喜歡燒腦的故事。”

歌劇結束後，Apollo出來稱讚演出，“多麼精彩的表演！演員表演到位，音樂很棒。對得起門票價！”

“至少現在我知道說法語的人在哪裡，”我開玩笑說。

“我不知道很多著名的歌曲都出自這部劇，”Zedekiah說。

“是的，證明了好的音樂可以掩蓋許多事情，” Athena評論道，“激動人心的音樂涵蓋了真正血腥的鬥牛，以及關於情慾的音樂。”

“但是妹妹，” Apollo回應她，“不要讓音樂欺騙你。愛與血才的是這部劇的重點。別忘了他們也集中描繪妓女。”

“你知道嗎，” Apollo繼續說，“這在當時真是一部顛覆性的戲劇。看劇情，基本上除了鬥牛士之外，你不難發現都是卡門對男人的狂放。好吧，讓我們回憶一下。男主角Don José是女配角Micaëla的未婚夫，她是一位鄉村女士。然而，他被街頭妓女卡門迷住了，轉身遠離Micaëla。卡門隨後在Don José外和鬥牛勇士Escamillo建立了關係。誤導Don為她放棄一切。最後，當Escamillo鬥牛時，Don殺死了卡門。看到什麼叫顛覆嗎？”

“牛和女人死在男人手裡？” Zedekiah回答。

“是的，也是，” Apollo說，對這個答案似乎不太滿意。

“女性選擇男性？”我說。

“正是！沒錯！”他繼續說道，“看，Micaëla村女是這個歌劇的好女孩。她從頭到尾都忠於Don José，送來了她母親的一封信。她是男人都想要的典型好女人。相反，卡門不是。勾搭男人，幾個男人，根本不是好女人。我特別喜歡演卡門的女演員，成功地演繹到了非常狂野的卡門，總是露腿勾引男人。我不是說是對是錯，我只是說卡門異於她同時代的人。在愛情方面，她是主動活躍的女性，隨時勾引人們。”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 Apollo繼續說，“在傳統歌劇中，女主角通常是女高音，而女配角通常是女中音。在這個歌劇中，情況恰好相反。好村女Micaëla是女高音，但她是配角。而辛辣的卡門是女中音，但就是女主角。無論如何，那個時代的人似乎並不喜歡這個節目。這樣說吧，他們收番茄多於收到恭維。我還是喜歡卡門的歌。[唱 Habanera] Love is like, a re-bel bird, oh-o-o-o it do-esn't make an-an-ni sense. Love is like a gyp-sy child, I don-no wha da fuk is go-wing-ing-ing on...”

當Apollo在唱歌的時候，我感到手上有一陣柔軟的脈搏，我把手放在我的臉前，它在發光。

“嗯……Zed？”

“哦弊！快，趁他們不回頭的時候，找個地方躲起來。”

我們在商場裡，所以我跑回頭，找到一個廁所，女廁，把自己鎖在一個廁格裡。光從我的四肢散開，到達中心。我飄到半空中，感覺有東西在我體內分裂。過了一分鐘，我慢慢下降到馬桶上，坐在馬桶的右邊，而 Meander 在馬桶上擠在我的左邊。她轉向我，扇了我一巴掌。

“哎喲！為什麼？”我說。

“需要解釋嗎？”她說。

“我選錯地方了？”我說。

“部分原因。”她說。

我觀察到她壓抑著自己的笑容，然後她靠在我身上。

“我有過一些糟糕的日子，”我說，“但現在我知道，我會更好地照顧你。”

Meander 又打了我一巴掌，說：“我已經習慣了。”

我們沉默了幾秒鐘。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她說，“出去！”

初撰於 2021 年 9 月 13 日

譯於 2022 年 4 月 8 日

By The Sapient Sabre